

第十二回 虢夫人揮塵談禪

詞曰：

此事楞嚴嘗露布，梅花雪月交光處。一笑寥寥空萬古，風甌語，迴然銀漢橫天宇。蝶夢南華方栩栩，班班誰誇豐干虎。而今忘卻來時路。江山暮，天涯目送鴻飛去。

——右調《漁家傲》

話說葛明霞與衛嫗、碧秋自遇著雷萬春，得了路引盤錢，欲回西京去，奈賊兵到。處搔擾，路上行不得，在武牢關外賃房住了四個月。直等郭子儀恢復了東京，地方稍稍平靜，葛明霞等三人方始上路，來到洛陽地方。恰遇郭子儀紮營當道，便將路引掛號。因郭子儀吩咐賊陷長安，不可前去。葛明霞等三人就在左近尋覓住處。

是晚，見有庵觀一所，三人向前敲門。裡邊有個青衣女童出來開門，讓三人進去。葛明霞抬頭一看，見一尊韋駝尊天立鎮山門，掛有一匾，寫著「慈航靜室」四個字，景致且不看，但見：

一龕繡佛，半室青燈，蒲團紙帳，滿天花雨，護袈裟幾鉢，繩牀幾處，雲堂間杖錫，門前綠樹無啼鳥，清聲聲遲，庭外蒼苔有落花，幽房風暖，月鎖柴關，選經佛場。風翻貝葉，煙鎖松稍，香火積廚，飯熟胡麻。正是：

紫霧紅霞入逕深，一庵終日靜沉沉，

等閒放下便無事，看來看去還有心。

葛明霞、衛嫗、衛碧秋走入佛前，向著觀音大士前五體投地，恭身禮拜。早有兩個老尼出來接著施禮，留至後廳坐定。便問道：「三位女菩薩從何處來？」衛嫗道：「我等是遠方避難來的，要往長安，聞得被賊人占住城池，所以不敢前進，欲在寶庵暫住幾時，望師父慈悲方便。」兩個老尼道：「我二人住在本庵，向來能做得主的，只因近日有本庵山主在此出家，凡事須當稟明。三位請坐，待本尼進去請俺山主出來，留去由她主意。」

說罷，進去了一會，只見兩個女童隨著一個扮道的姑姑出來。頭戴青霞冠，身披白鶴氅，手持玉柄麈尾，頸掛蜜臘珠緩步出來。三人忙向前施禮，那姑姑稽首而答，分賓主坐了。姑姑問道：「三位何來？」衛嫗道：「老身衛嫗，此間就是小女，名喚碧秋，因遭安祿山之亂，同這位葛小姐打從范陽避難來此。」那姑姑道：「此位既是小姐，不知是何長官之女，向居何處？」明霞道：「家父葛太古，長安人氏，原任御史大夫，因忤權臣，貶作范陽僉判。因安祿山造反，家父不肯從賊，被賊監禁。因此奴家逃難此間。」那姑姑道：「莫非是錦坊裡住的葛天民麼？」明霞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姑姑道：「如此說小姐是我舊鄰了。」

明霞問道：「不知姑姑是誰？」那姑姑笑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虢國夫人是也。」明霞道：「奴家不知是夫人，望恕失敬之愆。又不知夫人為何在此出家？」虢夫人道：「只因安祿山兵至長安，大駕幸蜀，倉卒之間，不曾帶我同往，我故此逃出都門，來到此處。這慈航淨室，原是我向來捐資建造的，故就在此出家。」葛明霞道：「目今都城已被賊佔據，奴家無處投宿，求夫人大發慈悲，容奴家在此暫歇幾日。」虢夫人道：「出家人以方便為本，住此何妨。只是近來郭節度頒下示約，一應寺觀庵院不許容留來歷不明的人，小姐若有什麼憑據見賜一觀，免得被人查問。」葛明霞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有睢陽雷將軍的路引，前日在郭節度處掛過號的，夫人電閱便了。」說罷，將路引送去。

虢國夫人接來一看，見明霞名下注中鍾景期元配室，便驚問道：「原來鍾狀元就是尊夫也，一向責貶蜀中，不知可有些音耗？」葛明霞道：「地北天南，兵馬阻隔，哪裡知他消息。」

虢國夫人聽了，想起前程，淒然淚下。明霞問道：「夫人為何說著鍾郎，忽然悲慘？」虢國夫人掩飾道：「我在長安曾與他一面，因想起昔日繁華，故不勝慘戚耳。」明霞見說，也紛紛滾下淚來。衛碧秋道：「姐姐連日風霜，今幸逢故友知己，自當保重，不要傷感。」明霞道：「我見夫人與鍾郎一面之識，提起尚然悲傷，奴家想我父親年老被禁，不知生死如何。今我又流落播遷，不能相見，怎教人不要心酸。」說罷又哭。虢夫人道：「我正要問小姐，令尊既被監禁，不知小姐怎生脫得賊人巢穴？」明霞便將紅子代死，碧秋同逃的事前後一一備述。

虢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難得衛嫗賢母女義相救，如今可放心在我庵中住下，不必愁煩。」三人立起稱謝道：「多謝夫人！」

虢國夫人道：「我既出家，你們不要稱我是夫人。我法名淨蓮，法字妙香。自今以後，稱我妙姑姑便了。」明霞三人齊道領命。看官記著，以後做小說的，也稱虢國夫人為妙香了，不要忘卻。

話休絮煩，明霞三人在慈航淨室中一連住了十餘日，正值中天月照，花影橫階，星斗燦爛，銀河清淺。衛嫗是有了年紀，不耐夜坐，先去睡了。妙香在佛堂中做完功課，來與明霞、碧秋坐在小軒前看月，說些閒話。明霞心中想起紅子死得慘苦，父親又存亡未卜，鍾景期又不知向來下落，哀腸百結，愁緒千條，滾滾淚下。妙香心裡也暗想當日富貴，回首恰如春夢，憶昔與鍾景期正在情濃，忽然分散，那個會溫存的妹夫天子又遠遠的撒下去了。想到此處，不覺黯然腸斷。

這碧秋見了二人情景，也自想道：「我紅顏薄命，空具姿容，不逢佳偶，母子兢兢，飄流南此，困苦流連，未知何日得遇機緣。」對著月光兒，唏噓長歎。卻又作怪，明霞、妙香的心事是有著落的，到還有些涯岸，惟有碧秋的心事，沒有著落的，偏自茫茫無際，不知這眼淚是從何處來的，撲籟籟的只管掉下淚來。明霞道：「奴家是命該如此，只是帶累妹子，也辛苦跋涉，心上好生難過。今夜指月為盟，好歹與妹子追隨一處。如今患難相扶，異日歡娛同享。」碧秋道：「但得姐姐提攜，生死骨肉矣。」

正說得投機，忽聞一陣異香撲鼻，遠遠仙音嘹亮，見一個仙姬姍姍從空而下，立在庭中說道：「有凌霄外府貞肅夫人與瑯簡元君下降，你等速速迎接。」三人半疑半信，毛骨悚然。

妙香忙焚起一爐好香，早見許多黃巾力士，羽服仙娥，都執著幢幡寶蓋，玉節金符，翠葆鳳旗，鸞輿鶴駕，從雲端裡擁將下來。那貞肅夫人並瑯簡元君，一樣的珠冠雲髻，霞披繡裳，並入軒子裡來。妙香等三人次第行禮。妙香與碧秋行禮，夫人、元君端然坐受。只有明霞禮拜，瑯簡元君卻跪下回禮。各各相見畢，貞肅夫人便教看坐。妙香道：「弟子輩色身卑賤，忽逢聖駕降凡，待立尚懷惕懼，敢當賜坐。」

貞肅夫人道：「俱坐不妨。」三人告坐了，方戰兢兢的坐下。妙香問道：「弟子凡人肉眼，體陋心迷，不知何緣得見二位聖母尊顏？」貞肅夫人道：「我與瑯簡元君生前忠義，蒙上帝嘉憫，恩封此位，今因安祿山作亂，下方黎庶凡在劫中，俱難逃脫。上帝命我二人查點人間有忠孝節義，憤激死難之人命，皆另登一簿，聽候奏聞，移昇天界，毋得混入枉死城中。日來查點東京地方，所以經過此處。道見妙香法器非凡，正該潛心學道，卻怎生自尋魔障，迷失本真，我正欲來點化，恰好瑯簡元君有故人在此，因此同來相謁。」葛明霞道：「幽明迴別，仙凡懸殊，不知哪個是聖母的故人。」

瑯簡元君笑道：「三生石上舊日精魂，此身雖異，此性常存，何必細問。」妙香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弟子輩果然愚昧，望二位聖母開示。」貞肅夫人道：「妙香本掌書仙子，偶謫塵寰，不期淹沒本來，溺於色界。遂致淫罪滔天。觀察功曹，已將你造入楊玉環一案，幸而查得有周旋文曲星之功，故延壽一紀聽你清修改過，誰知你不自猛省，妄動慾念，只恐又仍入火坑，萬劫不能超脫矣。」妙香道：「弟子氣稟癡愚，今聞妙言，不覺茫然若失，但恐罪孽深重，態地清涼，望乞指引。」貞肅夫人道：「自古道，子心潘女能成佛，人手奢兒但放心，果能痛割塵緣，蓬萊不遠。」妙香上前拜謝。

明霞、碧秋同立起道：「聽聖母所言，令人心骨俱冷，不揣愚昧，求一言指示。」瑯簡元君道：「二位雖靈根不昧，奈宿願未完，尚難擺脫出世之事，未易言也。」葛明霞又問道：「弟子目今進退維谷，吉凶未保，不知幾時得脫這苦厄？」瑯簡元君道：「你尚有一載困頓，過此當父子重逢，夫妻完聚。連衛碧秋亦是一會中人，但須放心，不必憂愁。」葛明霞聽了，便跪下禮拜。

那瑯簡元君忙避席答禮。葛明霞道：「弟子乃塵俗陋姿，聖母何故回禮。」貞肅夫人笑道：「瑯簡元君生前與你有些名分，故此不忘舊誼。」葛明霞道：「請問瑯簡元君生前還是何人？」貞肅夫人道：「我二人非是別人，我乃張睢陽之妻吳氏，他即你侍婢紅子也。」明霞大驚道：「如此為何一些也不能認？」貞肅夫人又笑道：「仙家妙用豈汝所知，你若不信，可教他現出生前色相，與你相見便了。」

說罷，將袖子向瑯簡元君面上一拂，明霞一看，果然是紅子的面貌，便抱住大哭。瑯簡元君究竟在人世六道之中，未能解脫也。自扶了明霞，淚流不住，衛碧秋看見，想起當日紅子觸死這番情景，也禁不住兩淚交流。

正熱鬧間，忽聽得簾前大叫道：「兩個女鬼，如何在此播弄精魂？」貞肅夫人與瑯簡元君並妙香、明霞、碧秋一齊聽見。抬頭一看，見一個番僧在半空降下，大踏步走入小軒，形容打扮卻是古怪。但見：

頭纏大喇布，身掛普嚕袋，圓睜怪眼，猶如一對銅鈴，橫互雙眉，宛似兩條板刷。耳掛雙環，腳穿雙履，乍看疑是羌夷種，細認原來淨土人。

那番僧向眾說道：「我乃達摩尊者是也。適在華山閒玩，竟眼見你們到此說神論鬼，動了我普渡的熱腸，因此，特來饒舌。」眾皆合掌拜見。達摩便向貞肅夫人、瑯簡元君道：「你二人雖登天界，未免輪回，正宜收魂攝魄，見且明心，若還迷卻本來面目，一經失足，那地獄天堂相去止餘毛髮，不可不慎。妙香既能皈依清淨，亦當速契真如，不可誤落旁門，致生罪孽也，則佛是眾生，悟則眾生是佛，生死事大，急宜猛利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跪下，求聖僧點化。

達摩大喝一聲道：「雁過長空，影沈寒水，雁無遺蹟之意。水無留影之心，會得的下一轉語來。」貞肅夫人道：「萬里浪平龍睡穩。」瑯簡元君道：「一天雲淨鶴飛高。」達摩道：「何不道騰空仙鴻原非鶴，照日儷珠不是龍。」妙香道：「沒底籃兒盛皓月，無心鉢子貯清風。」達摩道：「何不道有籃有鉢俱為幻，無月無風總是空。」妙香將手中拂子一揮，拍手嘻嘻笑道：「弟子會得了，總則是梨花兩岸雪，江水一天秋。」

達摩喝對妙香道：「看了你三人洵是法器，言下即能了然，但須勤加操勵，淨土非淫。葛明霞、衛碧秋塵緣未了，機會猶遲。只是春意濃時，急須回首，不得迷戀。」眾人又向前拜謝，達摩拂衣而起，倏然騰空而去。貞肅夫人與瑯簡元君，也就起身護從一擁而上。妙香、明霞、碧秋望空而拜，遙見天上祥雲縹緲，瑞靄繽紛，室中香氣半晌方散。

妙香已心地豁然，不勝歡喜，同明霞、碧秋、往佛堂中點香禮佛，不覺烏啼月落，曙色將開。老尼姑也起來了，走到佛堂中，正待向前撞鐘，忽聽見門外敲門聲甚急，妙香道：「這時候什麼人敲門？」老尼道：「昨晚我著老道出去買鹽沒有回來，想必是他了。」出去開門，果然是道人回來了。見她氣喘吁吁，面貌失色，奔進來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，禍事到了。」

妙香忙問，道人道：「我昨晚出去買鹽，因沒處買，走遠了路。回來天氣昏黑，路上巡哨的兵見人就捉，我故此不敢行走，權在樹下坐了一夜直待更鼓絕了，有人行動，方始敢走。一路裡三三兩兩聽見人說，安慶緒領兵在潼關巡視，被郭節度截了他的歸路。那賊人帶兵望東衝殺而來，在各鄉村虜掠婦女，糧草雞犬不留，看看近前來了。我適才見許多百姓盡去逃難了，我們也須暫避才好。」妙香與老尼等聽見，嚇得目瞪口呆，沒做理會處。衛碧秋道：「事已急了，快些打點，逃生要緊。」

明霞道：「正是。」忙叫衛嫗起身。碧秋又道：「那一張路引是要緊的，不可忘記。」便在拜匣裡取將出來。明霞道：「我心裡慌張，到是妹子替我藏好罷！」碧秋應聲就將路引藏在身邊。那兩個老尼還在房中摸摸索索。妙香催促也不出來，碧秋道：「我們先走罷，不要誤了大事。」妙香、明霞都道：「有理！」

一時間，衛嫗、妙香、明霞、碧秋四個人一齊走出靜室，往山僻小路行去。不上裡許，早有無數逃難的男女奔來。四人扯扯拽拽，隨著眾人而行。

轉過幾座林子，山凹中許多軍馬盡打著安太子的旗號，刺斜裡直衝過來，趕得眾人哭哭啼啼，東奔西竄。妙香、碧秋手挽著手，一步一顛直奔走時，回頭不見了衛嫗、明霞。碧秋連忙尋覓，並無蹤影，放聲大哭。妙香道：「哭也沒用，趁這時賊兵已過去了，我們且回到靜室中住下，慢慢尋訪。」碧秋含著眼淚只得與妙香取路回歸靜室去。

要知衛嫗、明霞下落，且到後來便見。